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洌西閻鎭珩輯

禮制考

喪通禮

太史凡喪事攷焉　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雞斯當爲笄纚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上衽深衣之裳前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擧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

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勿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送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弗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喪禮哀戚之至

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禮復者升屋北面]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周主重徹[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

與神交之道也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歠粥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荀子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爲注注纊卽屬纊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 始卒沐浴鬠體飯含象

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髻謂爪揃之爲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以批髮爲栗濡澣也式與拭同充耳而設奠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槁骨貝也術法也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搢紳謂扱笏于帶鈎鈎帶之鈎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案銘皆有名而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縰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其有外形內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

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與而藏之謂以與趨于墓而藏之）象徙道又明不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幠幠覆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絲歶未詳 絲讀爲綏禮記曰晝翣二皆戴綏鄭云以采羽注于翣首也 歶讀爲魚謂以銅魚懸于池下縷讀爲柳菲當爲[illegible]帳之幬尉讀爲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茨猶塈茨也番讀爲蕃籬也閼謂門戶塞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 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于槾茨籓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生死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 孔

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毀竈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綴足不欲令僻戾葬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質而已矣

漢白虎通議曰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

士以貝也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絶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敎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敎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敎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王者崩臣下

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恩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

後漢鄭元云子爲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古者無幘以六尺纚韜髮其狀如一尾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遺喪者義巾帕頭即其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冑拊心哭泣無數擧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今周之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

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爲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爲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纚革帶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哭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夾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眾婦人尸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往哭不于子弟宮設哀次也女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彩飾之屬笄纚及髺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父卒爲母始死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爲父同哭射慈云大爲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笄士素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尸襲之時亦哭踊鄭元又云子爲父三月而葬腰經散垂如始時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于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中反虞者安也稍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爲父至葬腰經散垂如小幼時反哭于廟升自西階虞祭于殯杖不入室射慈云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于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于太祖廟其非別子爲卿大夫于皇考廟上士皇考廟中士下士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于

殯宮

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非舊法蓋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餘雖齊縗有變無廢今弔去冠甚違禮意博士杜布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故周人元冠代以素弁漢去元冠代以布巾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元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故代元冠以素漢中興臨喪事與禮合自後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

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元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爲龍翣帷易布以紺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爲籠如今車笭帷以青緗代布紐元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二漆屏風一三穀三器粳黍稷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爲一代苞收灼而乾所遣奠之俎爲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贈幣元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又云載柩于輴未明而行遷于祖廟者乃將告辭于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北首納輴車于階下載之以適墓啟奠從設于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啟奠又云祖奠竟厥明又大奠大奠者加于常一等士以少牢大夫大牢盛葬禮也是謂遣奠奠畢包牲下體

以爲藏備大夫包五士包三遂行如墓初設遣奠士陳五鼎用少牢庶物備包之以葬今雖不能備禮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也其以葬日晨而設之喪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四十人十人一帳合四十四人皆素服白幍帳手執練幡以部伍所主禁譁呼嬉戲四帳一吏主之也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及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于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于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于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爲亡者坐于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

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于曾祖某君以隮祔某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于皇祖某君適爾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異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朝日徹之

宋崔凱云鑿木爲重形如札有簨設于中庭近南以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大子當九尺矣扇以葦席南向横覆之辟屈兩端于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于喪側因是爲帳焉按蔡謨

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于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弔幕之類也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納頭之屬也卷音苦圓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同母伯叔父母

爲女子子長中殤姑死骨笄纚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將至墓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遣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用薦此遣奠者也子爲父三月而葬將啟出棺皆視散帶垂既啟袒哭踊無數日中虞絶無時之哭矣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爲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室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其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于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

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總此禮已廢並未詳旣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卽以練冠功緦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

梁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盈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六年

中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隋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

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齊衰心喪已上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期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

唐開元禮居喪雜制聞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內外之際幃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侍於墓東西向婦人侍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墓南北面哭盡哀再

拜又哭盡哀再拜于家不哭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以境哭至家內外哭待于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于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厥明坐于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凡齊衰奔喪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齊衰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面哭主人以下哭待于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

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側門曰闈）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于西房詣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改髽）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于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于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拜而後哭[illegible]相者禮畢則再拜辭奔喪者盡哀再拜又于隧東被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于堂上如常奔

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與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衰周喪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哭盡哀餘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于隧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衰周以下婦人奔喪哭于隧西餘如丈夫之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羣廟之主藏于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不能食粥則以爲飯蔬蔬婦人皆以爲飯諸衰經之喪蔬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周之喪凡哭斬衰若往而不反齊衰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凡處堊室之內不與人坐在堊室之內非時見于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各依聞喪日月而除之凡三年之喪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賓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葬必備衰絰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母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三年之喪雖功縗而不弔（既練之後服布如大功謂之功縗）凡三年喪皆不數閏禫則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亡之月為正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速葬者逮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卽虞卒哭之祭待哀殺）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祥而後卽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禫一月者終二

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貞觀十一年詔庶人墓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太極元年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也謂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以此而葬殆將于用人故曰不仁也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于墓所不得于衢路舁行開元二十九年敕古之送終所尚于儉其明器墓

田縣令于舊數內減三品以上明器先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鐵錫其衣不得用羅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轜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爲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

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轝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牀七品常參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牀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紗籠二庶

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轝魂車其五品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

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翰林學士李昉等定士庶喪葬制度奏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二年令百姓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音樂葬物稍涉僭越并勒毀除臣等參詳子孫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樸素即傷孝道所用錦繡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之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

爲賞喪家輒舉樂者謂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皐下里工作從之九年詔曰葢聞隣里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戱甚傷風教今後犯此者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覺察不及并當連坐景德二年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據狀聞奏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悉禁從之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備具死則燔爇而棄捐之厚于生薄于死甚者焚而置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親喪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

安葬至今爲美談方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薿言比者禁火葬令州郡置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況州縣生聚日繁所用地必寬廣乃附郭近便處官司以難得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民幷客旅遠人姑從其便俟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閒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措置標撥

明制凡初終之禮疾病遷于正寢屬纊俟絕氣乃哭喪主主

婦讚喪以子弟賢能者治棺訃告設尸牀帷堂掘坎設沐具沐者四人六品以下三人乃含置虛座結魂帛立銘旌喪之明日乃小斂又明日大斂蓋棺設靈牀于柩東又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哭相弔既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乃擇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轝作神主既發引至墓所乃窆施銘旌誌石于壙內掩壙復土乃祠后土于墓題主奉安升車反哭凡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柔日再虞剛日三虞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于墓所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亦于館所行之若三虞必俟至家而後行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明日祔家廟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係閏古卜日祭今止用初忌喪主乃易練服再期而大

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陳禫服告遷於祠堂改題神主遞遷而西奉神主入於祠堂徹靈座奉神主埋於墓側大祥後間一月而禫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卜日喪主禫服詣祠堂祗薦禫事其在遠聞喪者始聞易服哭而行至家憑殯哭四日而成服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若既葬則先哭諸墓歸詣靈座前哭四日成服凡有改葬者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不設祖奠無反服無方相魌頭餘如常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素服而還洪武元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人民循舊俗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竟無哀戚之情甚非所以爲治乞禁止以厚風俗乃令禮官定民喪服之

制五年詔定庶民襲衣一稱用深衣一大帶一履一雙裙袴衫襪隨所用飯用粱含錢三銘旌用紅絹五尺斂隨所用衣衾及親戚襚儀隨所用棺用堅木油杉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朱紅明器一事功布白布三尺引柩柳車以衾覆棺誌石二片塋地圍十八步祭用豕隨家有無又詔喪禮以哀戚為本喪具稱家有無近代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稱貸財物誇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定制頒行違者論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閒地為義塚葬埋或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歸之

自隋以前參取儒者之說自唐以後專崇時王之制蓋唐作開元禮多準儀禮士喪禮而宋之開寶禮明之集禮又多出于開元禮至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宋明所通行者大端無甚殊異故略而不著云

喪變禮

大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故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已練可以弁冕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夏日收殷日冔周日弁加旒日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女子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大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告告者反而后哭次于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雜記作出舍乎公宮注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若內子大夫適妻也　曾子問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既葬而歸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子嗣君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則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君有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私喪家之喪也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勿祭禮也

晉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

欲營改葬固議不拜元帝詔羣臣詳議太宰西陽王羕等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嶠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以展其情無緣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而志家巷也有司奏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故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若骨肉殲於寇害而繼以遺賊未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奔赴之禮人子哀痛無已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喪禮畢而除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

素出自人情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可知前詔嶠受拜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朝廷議二親陷沒冦難應制服否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帝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宜盡尋求之理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胥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衰素自居不預吉慶若境內賊亂淸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跡便宜制服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歴代服制

杜佑曰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人情爲作制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祥禫之節焚爇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夫聖人所以爲練祥禫之制者以哀情

不可頓去而漸殺也間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於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無所不佩

周制喪服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苴絰大搹音戹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重三重四股絞之冠六升外縪條屬右縫菅屨外納納其餘外也縪音必居倚廬中門外東壁下倚木

為廬北向開戶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者麻之有蕡也

服上日縗下日裳在首在腰皆日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絰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頍腰絰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盈手日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登也雜記日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縪者冠前後屈而縫于武也二十兩為溢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也

公卿大夫室老貴臣

也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眾臣杖不以即位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一尺髽縗三年

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于男子也在室閒已許嫁此女子之喪服之異于男子也總束髮也六升象冠素也長六寸

者出紒後垂為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斂髮也斬縗斂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矣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後如著幓頭焉凡服上曰縗下曰裳此言縗不言裳婦人不殊裳也縗如男子縗下如深衣則縗無帶下又無衽矣陳銓曰總束髮笄支紒也不曰縗裳婦人縗而不裳雷次宗曰縗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縗在裳則裳為縗男子離其縗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縿音七焦反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縗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于前藨屨內納葛絰首絰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繆之食麤食水飲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葛洪云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為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于上以曲就東墉以草蔽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短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

乃得於廬外作障但不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楣又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

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為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絇其腰經縷縮一股去之飯素食自葬蔬食至練却素食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堊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為裏縓為領袖緣縓者紅之多黃者也宋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練衰無負版及心前衰辟領去首經小祥祭則稍稍自飾

二十五月大祥朔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冠縞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絇食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內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為期朝服縞冠訖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入即位而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寢平常所聽外寢事也縞冠素紕紕者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

二十七月而禫

元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而綵纓縞
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
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牡麻
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旣殯成服以
麤縗四升爲縗裳六升爲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絰大七寸
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丈五寸六分以爲腰絰削桐木爲
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其便也王肅云削爲四分）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絰藨蒯
爲屨食粥居廬與爲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
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元曰齊縗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庶卒哭異數也王肅曰疏以名衰輕乎斬也斬不同數虞可知也承襲以齊制而後齊也因縗而斬斬而後縗也雖曰右本在上麻本從左末加右之上也藨蒯草名也孔倫[illegible]右本在上爲母本於陰而[illegible]緦）
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

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絇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爲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爲次至虞不變者三笄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爲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經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履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爲縗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爲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爲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縪經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爲縗裳八升布爲冠纓經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爲枕不脫經帶朝夕

即位哭殤大功布縗裳牡麻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爲縗裳十升布爲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爲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經繩屨張帷爲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鹽既葬除經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縗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縗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爲縗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爲縗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爲縗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經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絇䟫月復吉殤小功布縗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爲縗裳十二升澡麻去莩垢也絕本去本邊㬎處也爲經大四寸

六分腰經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樛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爲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葬而除經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縗裳卽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爲縗裳義服十二升布爲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湅麻絕本爲經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經大三寸六分腰經大二寸九分縗裳如故凝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爲縗裳及冠纓帶首經亦湅麻絕本大三寸七分腰經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絇寢有牀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自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後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及薛宣弟脩服母喪三年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于世袁夢麒曰宣方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考宣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送終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甯三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于士民而略于百官公卿又何意耶至平帝時王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

徐天麟曰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于古禮然士大夫至孝出于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宏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銚期鮑昂及東平王倣東

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爲罕見
所以貶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後漢安帝初令長吏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居官不行
三年喪服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
石宜從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
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
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使中常侍以
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絕之
袁夢麒曰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
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

尤宜尊重典禮尚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得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不便卒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性爲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非所以增崇孝道克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三子之言如此而卒不得復三年之制也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畿內采邑有家臣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郡縣吏權假暫代至則除之尚書左丞王煛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以爲宜齊衰或云無服王肅云煛

至許昌闘王蕤姓名未通君臣未定禮不責人之所不能義未正服君臣之服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衰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今畟未入國而王蕤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宜服斬衰既葬而除詔如肅議太尉蔣濟論禮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蓋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也

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詔下其奏所適無貴賤同依古制尚書問天子崩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博士卞榷答

云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不卞權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當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推答禮庶人爲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于喪庭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卞椎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又尚書問改葬應虞與否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賀循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

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卽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又晉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至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納議元帝繼武帝於康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衰三年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葬當緦遂上皇太后緦服或問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宜曰經改葬緦此施臣子承嫡者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建元元年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素服如舊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

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羣臣皆反吉國妃宜同除詔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日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雜陳內外乖異無乃情理俱違乎穆帝崩前尚書曹耽等奔赴皆服齊衰博士孔恢議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耽等不能仰尊王度自同隸人請免所覆除官曹耽上表自理曰禮臣爲君斬衰仕焉而已爲舊君齊衰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宜爲舊君服齊臣率而行之不敢有加及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服固爲過制太元元年崇憲褚太后崩后與帝爲從

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今上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以君道服廢本親謂應服齊期於是帝制期服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尙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謂應同爲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陳詵妻李氏遺賊請活姑命賊將李去詵更娶嚴氏生子輝等詵後迎李氏還及李卒詵疑輝服言于大將軍庾亮司馬王從期議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李氏終身養姑則詵之妻也爲詵妻則爲輝母輝制服無疑虞玢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應以先婦爲主漢黃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妻便爲正室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可依准

宋大明二年有司奏故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檢元嘉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

禮郎吉孝建二年二月末諸公主心制終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元嘉季年禍難深酷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又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期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泰豫元年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于本親期以下當服與否太常

丞司馬燮之議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旣不服他
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東儲尙不服期太妃豈應有
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
齊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宜
依禮爲舊君服齊衰三月官屬假朝晡臨哭從之三年太子
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
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
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月令皇孫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天
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
衣白帢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永明十一年
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

齊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羣臣應降一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期服臨汝由江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梁天監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晅議使國長從服緦麻五年祠部郎司馬褧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宜准公子爲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從之七年詔議皇太子慈母之服司

馬筠引鄭元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慈母有三一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文曰庶母知其爲嫡妻之子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亦有慈母之名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子游所問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鄭元不辨三慈混引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于是制改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爲永制

陳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

注沈洙議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
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以期
期而除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
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綅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
大明中王皇后父喪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
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喪終二十七月爲王逡所難何
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今皇太后于安吉君心喪之期
宜除于再周無心禫之禮詔可
後魏廣陵侯衍生母雷卒表請解任詔先君餘尊之所厭禮
之明文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可大功永平四年尚書都
令史陳終德祖母喪欲服斬衰三年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

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注同說嫡子服斬嫡孫不附諸叔而持重可知且終德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斬體且諸叔見存宜依諸孫服周為允 景邕等又議喪服經祖為嫡孫期豈祖以嫡服已與庶孫同為祖期義可服祖三年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求為祖母三年時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詔如景邕議清河王懌生母羅太妃薨表求齊衰三年禮官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不在五服中也據喪服降厭之例無從厭之文今太妃為封君母尊崇一國臣下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厭屈博士封偉伯等議君為母三年臣則期今司空仰厭先

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謂宜小功尚書李平謂國臣厭所不及無隨降之理詔曰君服旣促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旣葬除之

唐制斬衰三年正服子爲父女子子在室與已嫁而反室爲父加服嫡孫爲後者爲祖父爲長子義服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妻爲夫妾爲君國官爲君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齊衰三年正服子父在爲母加服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母爲長子義服爲繼母慈母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齊衰杖周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報服亦如之龍朔二年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依心制據令繼母改嫁不解官付所司議奏稱雖比出稍輕于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旣殊親母慈愛

義絕豈合心喪今請凡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周並不心喪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屈杖周之服不悉解官詔依

正服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義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夫爲妻齊衰不杖周正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眾子爲兄弟之子及女子子在室與適人者爲嫡孫爲姑姊妹與無夫子報女子子與適人爲祖父母妾爲其子加服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降服妾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義服爲伯叔母爲繼父同居者妾爲嫡妻妾爲君之庶子婦爲舅姑爲夫兄弟之子舅姑爲嫡婦齊衰五月正服爲曾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齊衰三月正服爲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者王方慶問徐堅曰女子早孤母貧不能守志攜

以適人爲後父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爲繼父服否堅答曰禮同居繼父齊衰周戴記繼父服並有明文唯傳元以爲父無可繼不當制服袁准亦以爲亂名之大者然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因託得存其繼嗣生也賴其長育死也同之行路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寄養他門情均牀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戴德喪服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繼父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今爲服齊衰三月

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爲叔父之長殤中殤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長殤中殤爲嫡孫之長殤中殤義服爲夫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成人九月正服爲從兄弟爲庶孫降服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姑姊妹適人者報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兄弟與姑姊妹

在室者報義服爲夫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報爲夫兄弟女適人者報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爲衆子婦小功五月殤正服爲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叔父之下殤爲姑姊妹之下殤爲兄弟之下殤爲嫡孫之下殤爲兄弟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從兄弟姊妹之長殤爲庶孫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兄弟之長殤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爲人後者爲姑姊妹之長殤義服爲夫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夫叔父之長殤成人正服爲從祖祖父報爲從祖父報爲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爲從祖兄弟報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爲外祖父母爲舅及從母報降服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報爲孫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姑姊妹適人者報降服爲從祖祖母報爲從祖母報爲

夫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娣姒婦報爲同母異父兄弟姊
妹報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爲庶母慈巳者爲嫡孫婦母
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嫂叔報緦麻三月殤正服爲從
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爲庶孫之中殤下殤爲從祖叔父
之長殤爲從祖兄弟之長殤爲舅及從母之長殤爲從父兄
弟子之長殤爲兄弟孫之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降服
爲人後者爲兄弟之中殤下殤爲姪之中殤下殤出嫁姑爲
之報爲人後者爲姑姊妹之中殤下殤義服爲人後者爲從
父兄弟之長殤爲夫叔父之中殤下殤爲夫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正服爲族兄弟爲族曾祖父報爲族祖父報爲族父報
爲外孫爲曾孫元孫爲從母兄弟姊妹爲姑之子爲舅之子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爲族祖姑在室者報爲族姑在室者報降服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父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爲從祖姑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義服爲族曾祖母報爲族祖母報爲族母報爲庶孫婦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伯叔母爲庶母乳母爲壻爲妻之父母爲夫之高祖曾祖父母爲夫從祖祖父母報爲夫從祖父母報爲夫外祖父母報爲從祖兄弟之子爲夫從父兄弟之妻爲夫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爲夫舅及從母報改葬子爲父母妻妾爲其夫冠服杖屨皆依儀禮

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八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於是服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者增以五月嫡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魏徵議曰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在其生也愛同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其弟妻及夫兄亦以小功舅服緦請與從母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緦今無服且庶母之昆弟也爲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上元元年武后請父在服母三年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爲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請如舊章乃詔并議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決二十年中書令蕭嵩等改修五禮於是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日知錄按父在爲母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愼以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

吾衛將軍駙馬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

宋天聖五年學士孫奭錄五服年月并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下兩制禮院詳定板印頒行臣爲君服三等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經竹杖或布幞頭襴衫布斜巾絹襯服五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經或幞頭襴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幞頭襴衫腰經而已入局治事并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衫軟脚折上巾黲公服白鞓錫帶禫除畢去黲服常服仍黑帶皀鞍韉祔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制孝宗之喪趙汝愚令羣臣服白涼衫皀帶治事終制乃止嘉熙十四年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裙腰經布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公服黑鞓犀帶靑繖皀鞍韉俟禫除即從吉服

仍繫黑帶去魚凉繖韉并從禫服詞并去絨座三節人衣紫衫黑帶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集賢校理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稹解官行服按五服制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詔議之侍御史劉夔曰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律疏云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服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嫁母解官行喪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天寶降敕俾終三年則當時已悟失禮石苞問渻于睿曰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睿

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積之行服不爲過馮元言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惟唐天寶制出母嫁母并終服三年又劉智釋義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天聖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期又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請凡子爲父後者依通禮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如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敕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詔自今并聽解官以申心喪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祕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案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

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而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猶三年況生母乎嫡母雖尊然婦人無專制豈得引父爲比南齊褚淵遭庶母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熙寧三年御史臺言庶子爲父後如嫡母存爲生母服緦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不爲父後爲生母齊衰三年而禫今判官李定所生仇氏亡宜依制服緦解官心喪三年乾德三年大理寺尹拙言禮婦爲舅姑服周時俗多爲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書儀小說不可沿爲國章右僕射魏仁浦等議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期年後唐始定三年之喪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處苫凷婦被綺紈況婦爲夫服三年於舅姑服期是尊夫而卑舅也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爲後世法請自今如後唐制天聖四

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頴川郡君鍾歿無服重子婦孤孫七人臣居長今服斬衰未審解官否禮院言按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謂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又按令文爲祖後者爲祖母祖父歿嫡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并解官合依禮令寶元二年集賢校理辥紳言祖母王氏卒先臣生母請服紀之制禮官言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廙議曰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况其子孫乎今辥紳合申三年之制王洙言辥紳爲映之孫耀卿爲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爲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惟其父爲之三年可也衆官參詳紳受重

代養當服令解官持齊衰三年詔從之元豐三年詔嫡子死無諸子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准此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歸而德彝卒疑其禮禮官言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今詳女合服斬於室既葬除或未葬出殯即除之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黄價有叔爲僧喪服未滿禮官議許赴試太常禮院言禮爲叔齊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黄價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嘗爲嫁持服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言仁宗曰近世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不[illegible]

鞠養恩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金大定八年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明初喪服多因前代洪武七年孝慈錄成復圖列於大明令刊示中外先是孫貴妃薨敕禮官定喪服制禮部尙書牛諒等奏禮父在爲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學士宋濂等定喪禮濂等考上古人論服母喪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天下之通喪觀願服三年視願服期者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繼母慈母養母同嫡子庶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洪武七年孝慈皇后喪明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淡色常服惟二十七月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所謂心喪也其製服五斬

衰以至麤麻布爲之不絰下邊齊衰以稍麤麻布爲之絰下邊大功以麤熟布爲之小功以稍麤熟布爲之緦麻以稍細熟布爲之

論曰古者嫂叔不相爲服至魏蔣濟從而疑之以爲喪服小功章有娣姒婦此嫂之誤文也又引檀弓文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則嘗爲之位矣當時何晏諸人多方詰辯晉之傅元宋之庾蔚又因而排斥之然其後唐貞觀中卒從魏徵之議增定爲小功之服至韓愈少孤而養於嫂嫂卒爲之服喪期年夫魏徵之議增是緣情而設者也韓愈之制服是念恩而報者也二者在後世未聞有議其非者豈非以準天理而即人

心之故哉古者父在子爲母服喪周逮唐之
服喪三年自景龍以來羣臣上書爭論久而不決至開
元中遂定爲齊衰三年之制至明太祖又易之以斬衰
三年沿行至今莫之或改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武
后進說之時不過任一時之私見而適合乎天下之公
義是以羣臣議者雖多而卒莫能以相勝也夫衰麻之
容哭泣之節特外飾之文耳其自盡于中者惟在不飲
酒不食肉不御內所謂禮之實也往者吳幼淸嘗謂服
制當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
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葢實之無所不隆
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三

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嫂有服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于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于嫂未嘗薄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後世所加者喪之文觀人事之誠僞足以徵世道之升降此又學禮者所不可不知也